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远道集》、《老荒集》。

《远道集》

1980年 猿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年 怨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老荒集》

1982年 圆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 怨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摇摇录

远 道 集

芸斋小说

摇幻觉 (猿)

摇地震 (怨)

摇还乡 (员)

摇小混儿 (圆)

摇修房 (圆)

牲口的故事 (猿)

住房的故事 (猿)

猫鼠的故事 (猿)

夜晚的故事 (源)

火炉 (源)

母亲的记忆 (源)

乡里旧闻

摇吊挂	(源)
摇锣鼓	(缘)
摇小戏	(缘)
摇大戏	(缘)
青春余梦	(缘)
芸斋梦余	(缘)

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远)
关于小说《蒿儿梁》的通信	(远)
与《南开文艺》编辑的谈话	(苑)
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	
摇——给蒙古族作家佳峻的信	(愿)
商展思的诗	(愿)
致贾平凹	(愿)
谈铁凝的《哦，香雪》	(怨)
《孙犁散文选》序	(怨)
我和《文艺周刊》	(怨)
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怨)

文林谈屑

摇电报约稿	(元)
摇小说名目	(元)
摇自然生态	(元)

摇文字疏忽	(员圆)
摇刊物面目	(员猿)
摇文章题目	(员源)
摇评论家的妙语	(员缘)
摇“复杂的性格”论	(员远)
摇名山事业	(员愿)
摇宾馆文学	(员怨)
摇运动文学与揣摩小说	(员园)
小说杂谈	
摇小说与青年	(员源)
摇小说与历史	(员远)
芸斋琐谈	
摇谈忘	(员怨)
摇谈迂	(员园)
摇谈书	(员源)
摇谈稿费	(员苑)
摇谈师	(员愿)
摇谈友	(员怨)
序的教训	(员缘)
旧抄新识小引	(员愿)

芸斋短简

- 摇关于写游记的一封信 (员圆)
- 摇致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马秀华 (员猿)
- 摇致山东鱼台李贯通 (员圆)
- 摇致山西临汾侯桂柱 (员猿)
- 摇致江西都昌县文化馆王萍慧 (员猿)
- 摇致天津业余作者黄淑兰 (员猿)

芸斋断简 (员圆)

后记 (员圆)

老 荒 集

芸斋小说

- 摇葛覃 (员缘)
- 摇春天的风 (员圆)
- 摇一九七六年 (员圆)
- 摇小 阅 (员圆)
- 摇王婉 (员缘)

芸斋琐谈

- 摇谈文学与理想 (员圆)
- 摇谈改稿 (员圆)
- 摇谈读书 (员圆)
- 摇谈修辞 (员圆)

摇谈评论	(圆 苑 苑)
摇谈爱书	(圆 苑 苑)
摇爱书续谈	(圆 苑 苑)
摇我和古书	(圆 苑 苑)
摇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圆 苑 苑)
摇谈“打”	(圆 苑 苑)
摇改稿举例	(圆 苑 苑)
摇实事求是与短文	(圆 苑 苑)
摇谈简要	(圆 苑 苑)
摇谈“印象记”	(圆 苑 苑)
摇文学与乡土	(圆 苑 苑)

小说杂谈

摇小说与电影	(圆 苑 苑)
摇小说与题材	(圆 苑 苑)
摇小说与三角	(圆 苑 苑)
摇读小说札记	(圆 苑 苑)

乡里旧闻

摇玉华婶	(圆 苑 苑)
摇疤增叔	(圆 苑 苑)
摇秋喜叔	(圆 苑 苑)

《青春遗响》序	(圆 苑 苑)
---------------	-----------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	(圆缘)
书信	(圆园)
吃饭的故事	(圆元)
父亲的记忆	(圆怨)
包袱皮儿	(圆园)
戏的续梦	(圆缘)
唐官屯	(圆园)
移家天津	
摇——《善阁室纪年》摘抄	(圆源)
红十字医院	
摇——病期经历之一	(圆愿)
耕堂读书记	
摇买《王国维遗书》记	(圆缘)
摇买《魏书》、《北齐书》记	(猿园)
摇买《饮冰室文集》记	(猿怨)
摇买《崔东壁遗书》记	(猿源)
书衣文录	(猿园)
耕堂函稿	
摇致韩映山	(猿园)
摇致房树民	(猿源)
摇致贾平凹	(猿缘)

摇致韩金星	(猿苑)
-------------	------

附录

摇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	(猿怨)
-------------------	------

摇冬天 战斗的外围

摇摇——这是我们报告于世界的.....	(猿源)
---------------------	------

远摇道摇集

芸 斋 小 说

幻摇摇觉

如果有的读者记忆好 ,当记得我在芸斋小说之五 ,写到了我的老伴的悲惨的逝世。

她死了不到一年 ,也就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 ,我的处境有了些好的转化。在原来的戍所 ,给我增添了一间住房 ,光线也好了一些 ,并且发还了书籍器物 ,夜晚 ,我也可以安然地看看书 ,睡睡觉了。

人乍从一种非常的逆境险途走过来 ,他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 ,或者说是一种毫没来由的劲头。我忽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 ,世界大放光明。于是我吟诗作赋 ,日成数首 ,吟哦不已 ,就是说新病并未痊愈 ,旧病又复发了。

恢复了原来工资 ,饭食也好了 ,吃得也多了。身上的肉 ,渐渐也复原状了。于是又有了生人的欲望 ,感到单身一人的苦闷。夜晚失眠 ,胡思乱想 ,迷迷糊糊 ,忽然有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 ,对我深情含笑地说 :

“ 你感到孤独吗 ?”

“是的。”我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 ,这些年 ,我一直在群众中间 ,不能也不敢稍离。”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我有些开玩笑地问。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我说。

“不对 ,你应该有三万。”

她说出的这个数字 ,是如此准确无误 ,使我大吃一惊 ,认为她是一个仙人 ,有未卜先知之术。我说：

“正如你所说 ,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 ,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 ,说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一个作家 ,我为了保全身命 ,把其中的大部分 ,上交了国库。其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 ,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这些事已经过去 ,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 ,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 ,你在银行工作吗？”

她笑了一笑说：

“这很简单 ,根据国家稿费标准 ,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 ,是很好推算出来的。上交国库 ,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 ,你选择的时机不好 ,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现在有多少无关 ,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望之若仙人 ,敬之如神人 ,受宠若惊 ,浑身战栗 ,不知

所措。

“不要激动 ,我知道你的性格。”她抚摩着我的头顶说。

“不过 ,我风尘下土 ,只有这么一间小房子 ,又堆着这些书籍杂物 ,你能在这里容身吗 ?不太屈尊吗 ?”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 ,不久你可以搬回你原来住的大房子。”

这样 ,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这位女同志 ,不只相貌出众 ,花钱也出众 ,我一个月的工资 ,到她手中 ,几天就花完了。我有些担忧了 ,言语之间 ,也就不太协调了。一天 ,她忽然问我 :

“你能毁家纾难吗 ?”

我说 :

“不能。”

“你能杀富济贫吗 ?”

“不能。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 ,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经舍身救人吗 ?”

“没有。不过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 ,我也没有害过人。”

她叹了一口气 ,说 :

“你使我失望。”

我内疚得很 ,感到 我目前所遇到的 ,不仅是个仙人 ,而且是个侠女 !小子何才何德 ,竟一举而兼得之 !

后来冷静一想 ,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 ?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 ,她早已经是烈士 ,被迫认为党员了。但

我只能心非之 ,不敢明言 ,以触其怒。因为我发现 ,美人在欢笑时 ,其形象固然动人 ,能勾魂摄魄 ,但一变脸 ,也能使人魂飞魄散 ,怪可怕的。

但我毕竟在她的豪言壮语下屈服了。我有很多小说 ,她有很多朋友 ,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小说 ,于是我屋里的小说 ,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帖 ,她的朋友好书法 ,于是 ,我的字帖又不见了。一天 ,她竟指着我的四木箱三希堂帖说 :

“老楚好写字 ,把这个送给他 !”

“咳呀 !”我有些为难地说 ,“听说这东西 ,现在很值钱呢 ,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 ,还换不去呢 !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 !”

“你呢呢吗 ?吝啬 !”她大声斥责。

渐渐 ,我的屋子里 ,东西越来越少了 ,钱包也越来越空了。心想 ,我可能是有些小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生活的态度 ,越来越烦琐起来 ,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举例说罢 ,一件衣服 ,穿得掉色了 ,也不愿换件新的。一双鞋子 ,穿了将近五年 ,还左右缝补。吃饭时 ,掉一个米粒 ,要拣起来放在嘴里 ,才觉心安。朋友来的书信 ,有多余的白纸 ,要裁下来留用。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 ,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为 ,几近于穷措大之行动。又回想 ,所读近代史资料 ,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 ,当着客人的面 ,接连不断把只吸几口的三炮台香烟 ,掷于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 ,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 ,为陈大悲的小说所耻笑。如此等等 ,恭聆仙人的玉责 ,不亦宜乎 !

但又一转念：军需官之大方，并非他从老家带来，乃是克扣战士的军饷。仙人刚到此地时，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币，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并未见大方之态。今之慷慨，乃慷慨人之慨也。一想到这里，我心中又有些牢骚了，但仍慑于仙威，隐忍于怀。

真不愧是仙人，能察秋毫之末，我心怀不满，竟被她觉察到了。

“受罪的脑袋！”她白了我一眼说，“经历了一场浩劫，还执迷不悟。你知道为什么在运动期间，造反派对你那么不客气吗？就是因为你吝啬！如果你事先能疏财仗义，广交天下英雄豪杰，你的处境会好得多。及至大难临头，你却把钱上交国库，上交国库谁领你的情？为什么不分赠周围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造反的头头？”

“那怎么行？那就是收买无产阶级，罪过要加一等的呀！”我急忙分辩说。

“我做给你看看。”她拉开门出去了。

原来，我在这个住所，经常受到欺侮，侵占，扰乱，破坏。“解放”以后，情况虽有些好转，还是时常遇到不愉快。同院的人，没人愿意跟我说话，白眼相加，就是小孩子们，也处处寻隙发坏。前天，有朋友送了我一棵小香椿树，我栽在窗台下，一夜就给拔走了。发还了收音机，我开开试听了一下，从墙外飞来一块砖头，几乎把窗玻璃砸碎。我有一只大鱼缸，因为屋里没地方，放在自己搭盖的小厨房里，被撬开门偷走了。报告了机关军管组，也不顶事，还被批评继续养

花种草 ,花虫鱼等等。

不多会儿 ,她从街上回来了 ,抱着两个大纸包 ,一进大院门 ,她就招呼那些孩子们 ,一人一个苹果 ,一大把糖。有的孩子不要 ,她笑着给他们装在口袋里。

“谢谢钱阿姨 !”一个孩子喊 ,其他的孩子跟着喊。

“你明天再去弄一棵香椿树 ,”她得意地对我说 ,“看还有人给你拔走不 ?你身为作家 ,不通达人情世态 ,可怪也。你总说对人没有恩怨。没有恩 ,便是有怨。而怨可以用恩冲洗之。唐朝有诗人 ,名唤韦庄 ,就是写《秦妇吟》的那一位 ,做了官还折薪而焚 ,数米而食 ,这样吝啬 ,我看和你差不多 ,或者说 ,你有过之无不及。清朝有文人 ,名叫汪中 ,有一部集子《述学》 ,他为人孤傲 ,而患神经衰弱 ,最怕鸡声 ,与邻里关系不好 ,邻人大养其雄者 ,昼夜齐鸣 ,以犯其病。我看你和他也差不多。汪中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 ,不然下场可知 !”

我对她的引经据典 ,振聋发聩 ,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心想 ,自己买了这么多书 ,临事不能活学活用 ,成为书呆子一盆面酱 ,面对眼前的才女佳人 ,实在无地自容 ,心里的一些不满 ,也很快消失了。

“你吃亏就吃在过去没有一个贤内助 ,”她惋惜地说 ,“死去的大姐 ,农村妇女 ,又是文盲 ,也是视钱如命的人。”

她的责难死者 ,又引起我的不满。心想 ,一棵香椿树苗 ,所值几何 ?你的一大包水果 ,就可以买回几十棵。这种想法 ,当然又不妥当 ,只好低下头来 ,唯唯称是。

正当我得到“贤内助”之时，政治形势也有好转，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对老干部的政策落实也加快了。不久，我们搬回了原来住的大房子。我又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仙人的未卜先知。她手脚大方，交游很广，从此，我们家里，人来人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热闹非常。

过了一年多，我正庆幸家庭的中兴有望，政治形势又大变，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同志被免除职务，对老干部的迫害又加紧了。政工组的人来得勤了，客人稀少了，同院的人态度又变了。仙人的神态，也有些异样，她到学习班去了。每次回来，不是说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就是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最后一次回家，她说：

“消息不好，你准备一下吧，恐怕还要抄老干部的家！这是政治，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你善自为之吧！”

确实，这些日子，户口警到我家察看的次数也多了。

从此，她竟杳如黄鹤。我也从梦中醒来了。

芸斋主人曰：古之英雄而具神仙之质者，莫若留侯。及其晚年，犹学辟谷，道引轻身之术，以示无能为力。今仙人一女身耳，值不测之机，而求自全之路，余不得责怪之也。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灯下

地摇摇头

一九七六年七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

气来。我每天脱光了上身 ,搬一把木椅 ,坐在后面屋里的北窗之下 ,喘息着吹吹凉风。院里是不轻易去的 ,“无产阶级”造反的劲头又足了。一会儿喊叫打倒孔老二 ,一会儿喊叫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能活着回到院里来 ,住原来的房子 ,他们就认为是翻案 ,我只能在屋里躲着。可是 ,机关的政工组 ,又不断来屋里察看 ,催我去学习反右倾的文件 ,参加讨论。

这几年 ,我一听见“学习” ,就有些害怕 ,讨论就更不用谈起了。一会儿批林批孔 ,一会儿评法批儒 ,一会儿在晁盖、宋江身上做文章 ,一会儿又在晴雯、柳五儿身上做文章。中国的旧书、旧小说这样多 ,谁知道会把你拉到哪个人身上去 ?活人一旦附上死人的体 ,那就倒楣到底了。

我说有病推托着不去。可是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 ,一直查不出结果。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 ,每人签名去化验手迹 ,结果还是查不出。不但查不出 ,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后来不知是哪一位高明 ,想出一个办法 缩小包围圈。断定 :一、这信一定是有文化的人写的 ;二、这信一定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 ;三、这信一定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这三点论断 ,政治目的很明确 ,是针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于是户口警接连不断到我家来了。

在报纸上 ,每天看到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 ,要拆土围子等等。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听天由命吧 !

家里冷冷清清 ,忽然在二十八日晚上 ,来了客人 ,还带